



春风慈母心

邹尚庸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2 039 1704 8



春风慈母心

邹 尚 庸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三年·北京

春 风 慈 母 心

邹 尚 庸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印张 82千字 插页2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274 定价：0.35元

印数：00000—52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在十年动乱中，人们的法制观念、道德情操受到了冲击，有些青少年不辨是非，误入歧途。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，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和关怀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，女民警沈丽云就是一位一心扑在教育改造青少年、挽救失足者工作上的先进典型。她不畏艰辛，百折不挠，以母亲般的坦荡胸怀和赤诚的爱，终于把人称“牛皮癣”的，打架斗殴团伙小头目——牛福生教育改造成新人。为党的教育、改造青少年工作谱写了又一新曲。

目 次

一	械斗	1
二	责难	9
三	自荐	19
四	下马威	28
五	见学	38
六	创议	48
七	十昼夜	59
八	面子	73
九	信任	90
十	波动	103
十一	荣誉	112
十二	责任	119

一 械斗

初夏，晴空如洗。湛蓝的天空，被夕阳的余辉染得漫天通红。

一辆米黄色的面包车，鸣着清脆的笛声，从C市火车站广场缓缓地驰出，加入宽阔的中山大街的汽车洪流向前飞奔。司机是一位长着络腮胡的中年人，他两手握着方向盘，目不转睛地驾驶着汽车。在司机的身后，坐着三个人，紧挨司机坐着的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。一头乌发，向耳后梳拢着，淡眉下，两只慈祥而明亮的大眼，透过汽车的风档玻璃，向街道的两旁左顾右盼着。从她那布满鸡爪皱纹的眼角，不时闪现出内心的欣喜。她叫沈丽云，是刚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的。在沈丽云身后坐着的，是她的独生子黄卫国。小伙子只有十四岁，兴许第一次回到故乡吧，他象母亲一样，两只眼睛贪婪地望着街道，好象这里一切都是新的。在卫国的一旁坐着身着旧军装的黄庆波。他原在部队文工团工作，因身体不适高原工作，转业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。他也象妻子和儿子一样，向车窗外打量着，尽力辨认着这条印过他足迹的街道。

汽车飞快地向前飞驰，街道两旁新建的高大建筑，一栋比一栋高雅别致，一栋比一栋富丽堂皇，喜得车上一家三口不断的向司机发问。

一座七层大楼迎面而来，明亮的玻璃窗，忽闪忽闪地反射着耀眼的晚霞。沈丽云问：

“司机同志，这楼什么时间盖的？”

“去年。”

“干啥的？”

“工艺美术大楼。”司机自豪地说，“盖这栋楼只用了十个月时间，里面摆满了全省的工艺美术品，是外国游人最爱去的地方。”

沈丽云点点头。她离开这个城市时，这里一座楼房也没有，家乡变化真大呀！

“妈，你看！”卫国抬手向前一指。

沈丽云顺手看去，在马路的左侧一栋大楼正在兴建，摇臂式的吊车，正把一块水泥预制件向高空起吊，随着嚙嚙的哨声，预制件从平地徐徐升起，眼看着吊到高高的楼顶上。沈丽云又问：

“司机同志，这里盖的是什么楼呀？”

“电视大楼。”司机说，“要盖十七层，今年元旦，咱们全市就能收看全国所有电视台的节目啦。”

“好啊！”三个人齐声称赞着。

司机被车上一家人的欣喜之情感染啦，他侧头问：“看样子，你们好多年没有回来啦。”

“嗯。”沈丽云看了一眼黄庆波说，“不多不少，整三十年。”

“是啊，整三十年啦。”黄庆波双手扶着车座，望着车窗外向后闪去的一栋栋楼房，深情地说：“家乡变化真大，我简直都认不出来啦。”

司机进一步问：“这么说，你们参军后，一直没有回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里没有老人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沈丽云收回目光，说，“我没有父母，是在‘育婴堂’长大的，老黄是……”

黄庆波连连摆手制止着：“算了，别再提那些事啦……”

卫国听父母的对话，勾起了好奇心，他问：“妈，那时我在哪？”

“你呀，”沈丽云笑道，“还是个未知数。”

卫国天真地眨着眼睛，问：“还没有我呀！”

“是的。”沈丽云说，“你出生在新疆。”

“新疆……”

黄庆波看儿子苦思冥想的样子，笑了，拍着儿子的脑袋，说：“你们这一代真有福，‘十年浩劫’已结束了，现在需要你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，迎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到来。”

“嗯。”卫国轻声地应着，“记住了。”

沈丽云同丈夫的童年都很凄惨。她是帝国主义“育婴堂”幸存下来的儿童，丈夫是流浪街头的流浪儿。是党挽救了他们的生命，送他们一同随部队进军大西北，共同的战斗生活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他俩在边疆结了婚，生了儿子卫国。俩人本想永远扎根边疆，由于黄庆波患“高山反应症”不得不离开边疆，不得不离开培养他们成长的部队，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，转业到地方工作。

车窗外，夕阳已经退尽，夜幕轻落，天空中现出几颗疏星，街道上的路灯也亮了，星灯交辉，整个城市象罩上一件

缀满宝石的天幕；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，游人熙攘；路灯下，下班后的工人、干部和妇女们擎扇乘凉小憩；孩子们在灯下嬉戏玩耍，欢快的笑声，给灿烂的夜空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。

奔驰的汽车，行驰到一个十字路口，一个右转弯，驶离了繁华的中山路，拐进了一条窄小的路面。高大的楼房不见了，伴之而来的是一座座老式平房。沈丽云记不清这是什么地方，她问：

“司机同志，这是哪？”

“石桥街。”

“石桥街？”

“对。”司机说，“到区委宿舍楼，必须走这条街。”

“噢……”在沈丽云的朦胧记忆中，石桥街是C市最老、最贫穷的一条街。如今已经解放三十多年了，街道两边的房屋还没有多大的变化，显然和全市繁荣景象是不相称的。

夜幕完全降临，繁星满天。街道上，昏暗的路灯，照着坎坷不平的路面，车身的颠簸，使车内的人不停地摇晃着。当汽车驰出窄巷向左拐去时，司机猛然来个急刹车。原来，距汽车十米远的地方，马路被人群堵塞了，汽车欲进无路，欲退不能。气得司机把两手一摊，说：“看见了吧，这就是石桥街的一批‘英雄’。”

沈丽云探头向外看去，前面不远处，有一座古老的拱形石桥，桥的两侧，各聚集着二三十个小青年，双方距离很近，各自挥舞着手中的刀、棒、链子锁等凶器互相对骂。不用说，显然是两群流氓聚众械斗。沈丽云心中挺着急，这些

孩子一旦动手打起来，要伤好多人呀！她正急得不行时，忽然看到，从两伙流氓中各走出一个赤背的小青年。两人走到石桥中间，相距不到两米停下。怒目相待，谁也不搭话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。沈丽云在车上细细地打量着。东面的赤背小青年，是个短粗胖，留着披肩长发，腆肚叉腰，借着路灯的光亮，看见他满身都是疙瘩肉，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蛮劲。西面的小青年，长相与东面的小青年截然相反，他细高个，长长的“青年”式头发，乱得象鸡窝。袒露着的胸脯，现出条条肋骨，给人一种经不起一拳之击的感觉。不过，他手中握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。为了“震”住对方，这瘦小子举起菜刀向下一用力，刀尖扎入胳膊，瞬间，血从胳膊上象条蠕动的蚯蚓流了出来。短粗胖并没有被瘦子“震”住，他朝瘦子冷冷一笑，从裤兜中掏出一只打火机，先点燃了一只烟叼在嘴上，然后把胳膊一伸，用打火机的火苗，向胳膊烧去，只听得“嗞拉拉”一阵响，皮肤被烧焦，肌肉被火烧得一滴一滴地向下流油，而他却眉不皱，嘴不咧，一边泰然自得的吸着烟，一边漫不经心的晃悠着大腿。

双方的支持者叫骂声停止了，望着自己的头头，单等对方怯阵，冲上去拚个你死我活。

“妈，我怕！”汽车内，卫国吓得把头藏在沈丽云的背后。

沈丽云转过身，抚摸着卫国的头，向司机问：“司机同志，这两个小青年是谁？”

司机气愤地介绍着：“胖子大号叫牛福生，外号叫‘牛皮癣’，是石桥街有名的屡教不改的小偷；瘦子叫王连华，是个拦路抢劫，溜门撬锁的流氓。别看他瘦，可是个心黑手狠

的人，外号叫‘王三刀’。”

沈丽云听了，眉头紧蹙，向车窗外看着。

“这么多坏小子闹事，怎么没人管？”黄庆波说，“这样下去，老百姓怎么能放心的去干四化呢！”

司机点点头，感叹地说：“是啊，社会治安不好，必定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。这地方归石桥街派出所管，他们人少，顾不过来……”

正说着，听到了对峙着的两个坏小子说话啦。

瘦子问：“姓牛的，你看这血流的够意思吧！”

短粗胖马上反问：“姓王的，你看我这火烧得旺不旺！”

瘦子问：“服不？”

短粗胖反问：“谁服谁？”

恰在这时，从汽车前面的一个胡同中跑出两个人，跑在前面的是一位身体健壮，穿警服的民警，跟在后面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。

“江所长来啦，”司机松了口气，说，“快看，杨二郎下凡捉拿这些妖魔鬼怪啦！”

沈丽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只见民警大喝一声：“你们都在这干什么？”

流氓听到喊声，马上炸了群，象老鼠见了猫那样，一哄而散，四处奔逃。

民警追了几步，见流氓已跑远，只好止步。

路疏通了，司机很高兴，从车窗探出头喊着：“江所长，乘车回去吧——”

“好——”民警应着，抬腿向面包车走来。

沈丽云很佩服这位民警轻易的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械斗。

她看着民警向汽车走来，同时，也看到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紧紧地尾随在身后，不停地说着什么。但民警却一直在摇头摆手，表示不同意。

民警和老大娘一块来到汽车旁。沈丽云这时才看清楚，老大娘只有五十多岁的年纪，可头发全白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脸庞消瘦，满脸愁云。她一把拉住正上车的民警袖子，央求着：

“江所长，我求求你，把福生马上抓起来送劳教吧。”

民警眉峰紧蹙，转身说：“牛大娘，你再等等，不能随便抓人的。”

牛大娘还是苦苦地央求着：“江所长，你今天要不抓起他来，说不定会闯出大祸呀！”

民警登上车门说：“牛大娘，等我找福生谈谈再定。再等几天吧。”

“一天也不能等。”

民警脸上露出难色，伸手去拉老人，说：“大娘，别急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家去。”

“不！”老人倔强地说：“你不管，我到区里告你去！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“大娘！”民警站在车门叫着。

老人没有搭理，忿然地向前走去。民警咬咬牙，无可奈何地钻进汽车。

汽车开动了，沈丽云望着渐渐远去的老人，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心中很不平静。她回到故乡的土地上，回到她所眷恋的城市，第一眼所看到的竟是流氓聚众械斗，母亲向民警哀求惩处儿子……

黄庆波看见沈丽云凝目沉思，知道妻子在为刚才一幕不愉快的事而难过，他宽慰着说：“流氓聚众闹事，是‘十年浩劫’后遗留下的严重社会问题，这么多坏孩子叫公安机关怎么管，也不能都抓起来，我们要体谅公安部门的难处。”

民警听了黄庆波的话，心里得到很大的安慰，他转过身来，用眼把车上的三个人逐个地打量了一番，然后问：

“你们是一家人？”

沈丽云点头称是。

“是刚从部队转业下来的？”

沈丽云又点点头。

“是分配到石桥区工作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沈丽云说。

民警挺高兴，自我介绍着：“我叫江文丰，是石桥街派出所所长。”说完，他推了一下头上的大沿帽，停了一下又说：“碰上你们这样能体谅我们公安机关工作难处的同志，我很高兴！”

汽车在一座红砖到顶的小门楼前停下，司机回头说：“江所长，该下车啦。”

江文丰扭头一看，汽车已停在派出所门口，他立起身子，一边向车门走，一边对沈丽云热情地说：“欢迎你们有空到派出所来玩！”

江文丰下了车，沈丽云向他招手告别。

汽车又飞奔向前，把沈丽云一家送往他们的新居。

二 责难

翌日。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，金箭四射的阳光，把C市涂了一层金色的朝辉。

沈丽云一觉醒来，看到浓叶筛下的阳光，透过玻璃窗，已把满屋照得斑驳陆离。她揉了揉眼睛，从床上下了地，在房间里轻轻迈着步，细细地打量起新居来。这是一套尚未被人住过的新房，一大间两小间，外加厨房、厕所。洁白的墙壁，崭新的家具，齐备的炉灶……这一切说明政府和党组织对部队转业干部的关怀。她走到小房间，卫国躺在单人床上正酣睡着。崭新的木床散发出的木质香味和卫国均匀的鼾声使沈丽云触景生情。卫国的少年时代与自己的童年相比，真是天壤之别。党和政府为他们想的多，安排的好，寄予着无限的希冀。沈丽云轻轻地走出卫国的宿舍，来到另一间屋子，屋里，是空空的，没有任何家具和摆设，沈丽云打算把这一间屋做为会客室，她站在门口琢磨着如何摆设，忽然窗台上一盆花引起她的注意。花盆是用彩釉烧制的，黑中泛红，红中夹紫的盆体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反射出奇异的光彩。是什么好花用这么贵重的花盆装点着？又是谁把这花放置在这空无一人的房间呢？沈丽云带着疑惑不解的心情走到窗台前低头细看，这盆花，既不是高雅的梅花、迎春花，也不是独具风姿的水仙、君子兰，而是在湿漉漉的土中栽着无数棵极普通的

“死不了”花。这花只有一拃来高，紫红色的叶茎托着比指甲盖稍大一点的花朵。花有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。花朵也有单朵和双朵之分。它们迎着阳光开放，随着落日闭合，不管人们是否赞赏，它总是默默地向人们现出它的笑颜。花虽小，生命力极强，结实的花籽在阳光下会自动爆裂散在土壤里，明年不用撒种就会长出茂密的一片。此时，小巧的花朵已被阳光抹红了嘴唇，争先开放。沈丽云很是高兴，伸手撷取了一朵结了籽的果实，放在掌心轻轻地一搓，几十粒鱼籽大小的黑色种子便呈现在手心上，沈丽云看到这种子，脑海里蓦地想起了一个人，她把手心中的花籽轻轻地向花盆中撒去，随着黑色籽粒的飘落，沈丽云眼前浮现出C市解放时期一段感人的往事……

“嗒嗒嗒……”

“轰轰轰……”

机枪声，大炮声，在C市上空交织的回响，翻滚的浓烟，吐着火舌的烈焰，愤怒地叙说着国民党残兵败将撤离C市前的罪行。

一队解放军战士持枪奔过街头，猛追逃敌。

一队解放军战士扑向燃烧的房屋……

教堂式的洋房里，火光烛天，门匾上写有“育婴堂”的木牌，在烈焰中坠落，升腾起一个巨大的烟柱。烈火喇叭作响中夹着孩子一声声绝望的哀嚎。

一个身材高大的解放军干部，提着手枪奔到“育婴堂”门前，听到了孩子的哭叫，把手枪向腰中一别，一头冲进火海，瞬间，双手抱着一个被烟火熏烤得奄奄一息的女孩从火海中

冲出来……

C市解放了，鲜艳的红旗在城市上空迎风飘舞。医院里，一间简朴的病室中，病床上躺着一个头、脚、手缠着绷带的小女孩，她精神满好，听到窗外游行队伍的呼喊，削瘦的脸上泛着激动，水灵灵的眼睛眨闪着，侧耳谛听着窗外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听着听着，一颗童心再也抑制不住了，想立刻冲出病房，与全市人民一道欢庆自己的解放。她刚一欠身，病房门开了，一名身着粗布黄军装的解放军干部，怀中抱着一个纸包，在女护士的陪同下走进病房。

女孩睁着一双惊愕的大眼望着这位陌生的解放军。

女护士指着解放军对女孩说：“小朋友，怎么不认识啦，这位解放军，就是从‘育婴堂’大海中把你救出来的周教导员！”

小女孩欠身欲起，周教导员抢前一步把她按住，亲切地说：“别动，你伤得不轻啊。”

小女孩复身躺在病床上，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，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解放军，热泪涌出眼角。

周教导员见此情形，掏出手帕替小女孩轻轻地沾去泪花，俯身问：

“小妹妹，别哭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沈丽云。”女孩轻启嘴唇，一字一字地说。

“多大岁数？”

“九岁。”

“有家吗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父母呢？”

女孩没有回答，嘴蠕动了几下，哇地一声哭起来。

周教导员，名叫周洪启，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，他出身很贫苦，父母在饥荒年景饿死了，不用问，女孩的父母与他父母一样遭了厄运。他很同情眼前这孩子的处境，俯下身，把手中的纸包递到女孩的手中，说：

“小妹妹，莫哭，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。”

沈丽云真的不哭了，好奇地把纸包打开，原来是一盆小花。沈丽云愉快地接受了周洪启的礼品，托在掌心认真地看着。花盆，是一个旧罐头盒，里面装满了湿土，土中栽着显然是刚移植的一丛紫红色根叶的花，两朵不怎么好看的花正开着。沈丽云很不喜欢这花，笑容从脸上渐渐地消失了。

周洪启看到女孩表情的变化，猜想她瞧不起这盆花，便提醒着说：“小妹妹，可不要小瞧这种花，它生命力极强，不论干旱还是阴雨，不论遇到什么风暴和高寒，它都能坚强地活下去，始终如一地向人们献出它那开不败的花朵……”

沈丽云听周洪启一说，才知道手中不怎么显眼的花，是盆了不起的好花，不由得又喜上眉梢，她笑了，用嘴吻了一下火红的花朵，抬头问：

“周叔叔，这叫什么花？”

“死不了。”周洪启说，“小妹妹，我希望你今后能象这盆花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都要顽强地生活、工作、战斗下去。”

沈丽云幼小的心灵中，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，她用手把花盆紧紧地抱在怀里……

黄庆波起床后，看到沈丽云站在窗口手扶一盆花发愣，